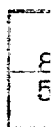




遇圭著



848
526.3



我們
應該
與流光一樣，
不停地
往前奔求；
為民族！
為大眾！
為自己！

贈 366

聚

沙



3 0474 7065 7

目次

封皮.....	作者
---------	----

曉行.....	一
---------	---

逗遛.....	三
---------	---

凋.....	五
--------	---

巷.....	七
--------	---

車上.....	九
---------	---

夜烘.....	一一
---------	----

春遊·····	一三
新綠·····	一五
觀釣·····	一六
桃花·····	一七
鞋與燒餅·····	一九
玄武湖之春·····	二二
元宵·····	二四
夜與文章·····	二六
鷺洲之晨·····	二八
雀鳴·····	三一
咖啡間·····	三三

簾棚.....三五

芙蓉花.....三七

新興.....三九

中南海夜曲.....四一

涼船.....四四

香瓜.....四六

夏日.....四八

雨夜.....五一

落葉.....五三

秋風.....五五

秋雨.....五七

老菱	五九
桂花	六一
晨	六三
懷鄉	六五
蘇州之夜	六七
放鶴亭	六九
夜之秦淮	七一
兩個人生	七三
吳得名	七五
無火爐	七九
失眠	八二

夜遊	八四
尙武	八六
洩氣	八九
麻團	九一
夜飲	九四
下午	九七
小白相	九九
馬車	一〇二
破戒	一〇四
水仙	一〇六
後記	作者



曉行

三個八圈之後，天便亮了，玻璃窗子由暗藍變成墨黑，又現出曙色。

「走吧！」「不忙，不忙」一陣謙讓，最後我們終於帶着倦容別了出來；東空上一片魚肚白色，還沒染上朝霞，濃濃的曉氣，令人感到寒意，我們走在荒涼的道上，看着披上「豐年雪」的紫金山，一步步邁向都市的核心。

路過人家時，門上都已貼上鮮紅的對聯了，只是霜地上沒有爆竹皮，和記憶裏欣快的年景不同；但一派舊去新來的氣象，早已給了人們以「元旦」的意識。

走了一程，街上仍是靜靜的，天色却漸漸亮起來，直到跨上柏油路，才瞥見人影，隱隱的聽到恭喜聲。

一家商店，已經飄起了去了黃條的青天白日旗，我們互視默笑之下，「氣象更新了」X先生說；然而我們不也是又長了一歲嗎？

二月六日 夜

雨花載（紫復）

遐 邇

生活在都市核心的人們，難得到散靜的地方去；午後，我終于因事到了山西路附近，在等候交通公司巴斯的一個鐘頭裏，很領略到些幽閒的野味。

大地早已洩滿春色了，一切一切浴在溫暖的陽光裏，都顯得柔和，端莊；尤其白屋壁，黃竹籬，青波蕩蕩的池塘，以及塘裏白鵝的戲水，點綴得春光分外明朗；田裏也一片片的鋪上了青草，由那黃蔥的綠色，我們可以知道，宇宙萬物都已罩上了生機；遠處旗竿上，象徵着國運乍起的美麗底國旗，不住的在春風裏舞動着，似乎說春來了，人們奮起吧！

我靜靜的站在水溝邊，看那清澄的流水，和水底隨波擺動的水草；附近恬靜，

除了柏油路上，有時跑過一輛車子，喳喳的嚶出聲音響外，再也聽不見什麼。

啊！城外的春光，當更清雅得逗人入勝了！當我看那清流，忽的激起個旋渦，隱隱的發出陣渠渠的水聲，而流入土橋下後，便憧憬起紫金山下的樣子來。

後來，巴斯來了，我也感到疲倦，才登車回來，但頭腦裏幽閒明媚的景色仍是縈迴着。

三月十六日下午

明燐載（蔣緹）

凋

新年買來點綴年景的水仙枯凋了，尖尖的葉稍已經變黃；花瓣，那黃綠色的花瓣，也從邊緣捲起，幾天來隨着瓶裏水的減少，而變成褐色；並且花上也罩了一層很厚的灰，滿現出種老敗的神氣。

記得買時，是一個光線柔和的上午，心裏充滿了年的喜悅，後來也每看到那晒在陽光裏的黃綠色花瓣和幾條托花的綠葉，心裏便會感到生意，寫字台上也似幽幽的拖起絲活氣，總覺得新年已被拘在這裏。

現在眼看她變成隔日黃花了，只是心裏毫不想把她從花瓶中拔出棄在灰燼裏；雖然枯槁，似乎還能耐人尋味，所以這些日子，她還立在那裏，不過形容日漸憔悴

但新年畢竟消逝了，新年的一切，只在腦上留塊烙印，現在從水仙上，再也找不出往日的情緒；啊！買來時那點欣欣向榮的樣子，那裏去了呢？到底是人們無情，不來更換瓶裏的水？

二月二十二日下午

雨花載（紫復）

巷

每當無聊時，我便出去走，不過走卻是專走小巷；我愛它幽深就如原始林，我愛它僻靜如荒野，尤其春之小巷，會充滿了柔和的氣氛，陽光只照在兩側壁稍上，愈顯得小巷幽深僻靜。

從大街的小街口轉進巷裏，立刻會使精神安靜下來，走在凹凸不平的石子路上，自己的步聲從足下發起，蹦到壁上又如皮球般衝回鑽進耳裏，和心音和諧。

走在小巷裏，可以低吟可以沉思，有時走出一塊空場，令人心地豁然開朗，似乎遇見了新發現，有時又走進極狹的深巷裏，兩旁的門口是兩片黑洞，使人心情緊張起來，像要發現什麼祕密；但有時走了許多時，卻纔又繞回原地，空費了一些時

間，就如實行計劃之遇到失敗似的，兜了一個大圈子，還得返回本位，殆到發覺烏托邦計畫之不可靠後，再來個本位努力。

巷，尤其春之小巷：是耐人尋味的。

巷，尤其春之小巷僻靜幽深。

二月二十五日午

雨花載（北生）

車上

因爲得得馬蹄聲的誘惑，歸途我又坐上馬車了，而且是坐在了最風涼的駛使台上。

「嗷」！車夫總是先叫這一聲，於是馬甩開四蹄，便托起車來，衝破寂寞的夜街，眼看一盞盞的路燈向後逸去。

但這時忽的使我發現了殘刻的事情了，那便是車夫的打馬；坐在駛使台上，不時會見車夫，把馬鞭向馬的臀部劈力打去，馬原是跑着，待到鞭答後，更拚命的跑，在眼前身形一擺一搖的，牠的口裏就呼出一團團白色的熱氣；牠分明是和人類同樣具有感覺的，只不會哀鳴，不會訴苦，所以受打後也只有把頭一揚沒命的跑，然

而牠又何嘗不感到疲乏呢？口裏明是喘着氣，但車夫的打馬，却是無感覺的，機械的，車跑過一程，他便要將馬鞭打下去。

啊！可憐的東西，我坐在駛使台，發現這件殘刻的事件後，我再也不敢看了，再也不敢看被那征服的生物了，並且使我坐馬車的興緻也減低下來，我覺得坐馬車似乎是件殘刻的事情。

後來我坐在車上，只有把注意力移開，看那幽長的夜街和盞盞路燈向後逸去。

三月三日 夜

雨花載（紫復）

夜 烘

沒有南來時，憧憬着「江南」，不知是怎樣溫暖哩！待到既來後，也便覺得憧憬的不可靠，原來江南的冬天也冷，尤其房間裏不生火爐，更覺冷得不堪，因此兩月來，就已經養成夜烘的習慣。

現在雖則到了春天，但春寒仍是難堪的，所以夜烘一向仍在繼續着。

每當夜裏，便坐在爐旁，看看熊熊的炭火後，再拿起報來讀，讀倦間或吃些東西，於是再看書，一會，身上覺得冷淋淋後便再看看熊熊的爐火。

屋裏一片死寂，街上先是喧嚷，有時曠過一陣喳喳的車聲，直到聽見「熱的麻團」時，一切才漸隨着夜深沉下來，我也感到睏意；雖然對街商店的無電機還飄着

一 烘 夜 一

歌唱，但那些已不感到興趣。

後來爐火終於變成灰白色了，看台上水仙花的影子也已模糊，房間裏的寒氣令人想起雖覺惺然，但夜烘却不能不宣告終止，因為此刻街上已經在喊着「糖山芋咧」。

三月六日 夜

雨花載（遇圭）

春 遊

「白鷺洲是洩滿春光了。」

當我走出小石壩街，懷着從喧囂裏解放出來的心情，看到白鷺洲附近的青菜地時，便這樣想：真的，白鷺洲確是個幽閒的環境。

橄欖綠色的沼水，總是微微蕩動着，遠望去就如砌起的千萬片魚鱗般，使人會曳起清爽的感覺，走在水邊，又可看見蟄伏在石子上的水螺，動也不動，看樣子許是與春光同化了！堤旁有垂柳，柳枝上就已生出許多稚葉，葉雖極小極小，但柳樹便如罩上了綠色煙霞；樹後幾撮傍水人家，浴在陽光裏也是顯得那樣安閒，恬靜。

啊！白鷺洲的是洩滿春光了！

面前是灰色的城壁，城外便是莊嚴的紫金山，紫金山也似罩上了烟霞，在遙遙的青空下，看去却是個春之驕子，那里會覺得它是猶猙的山巖呢？白鷺洲雖是處東園廢墟，只有幾間破落的軒閣！但坐在那間破草亭裏，可以包覽一切明媚的春光，盡情享受春之賜與，而且清風徐來，不得不使人們陶醉，於是遊人們也如蟄在石子上的水螺，坐在亭裏動也不動了。

「唰唰」是農夫向青菜上灌糞水的聲音，「得得」是池畔婦人的析衣聲，還有風掠竹葉「嗽嗽」的，還有……這更是只有白鷺洲的靜悄悄的草亭裏，才能聆到的有色有味的春之交響曲。

三月九日 夜

桐花載（紫復）

新綠

陰濛濛的午後，我從小巷裏將要轉向大街時，猛抬頭看見了前面人家牆頭上，露出來的柳樹已經掛滿新綠了。

快呢，幾天來我的印象裏，還以為柳樹只不過罩上一層綠霞而已。

這時我一低頭，又發現牆腳也生出來了綠草。

啊！新綠，我的感覺立刻充滿了綠色，於是，春陰帶來的沉悶，就一筆勾消。綠，在一年四季隨處都可見到的，不過那些總不如春日裏的新綠。

新綠裏穩約的蘊藏着蓬勃的生機。

新綠裏顯示出一切生命之力。

三月二十四日下午，雨花載（遇圭）

觀釣

春陰，白鷺洲的新柳和小草分外綠，那座亭園也愈顯得幽閒端莊，紅色屋柱靜靜地映在春水裏。

春水永是皺起紋波，使人們覺到無限清涼。

春水裏有些泥洲，洲上青草，一簇簇露出水面。

釣人們圍在水的四周，悠然地執着漁竿，靜凝着漂在水面的魚弦上的標記，那標記也隨皺紋波動；他們的腳下放著魚簍，他們的影子拖到水裏。

燕雀在低空飛旋，唧唧地；不時低掠水面，水面上便浮起層層圓波，圓波正中，是一滴白色雀糞，漸漸瀾散就如一團雲煙。

三月二十日，雨花載（週圭）

桃花

每到「又是一年芳草綠，依然十里杏花紅」的時節，人們便要注意到桃花和杏花，其中尤以桃花給人的印象分外深。

真的，草長鶯飛的時候，人們很少不想看看桃花的，那新綠叢中的一片粉白色，在旖旎的春光裏，是該多們值得憧憬啊！

一個晴朗的日子，我渡到玄武湖，終於又看到桃花了，那是在土洲的一個幽幽的角落裏，土坡上有兩株碩大的桃樹，樹上開滿了粉白的桃花，一陣微風蕩過，便有幾片花瓣飛舞下來，接着又有一股花香，桃樹後有幾株白樺，天空正浮着一朵白雲，我站住，從土坡下仰望那白雲，白樺和桃花。

一 花 桃 一

啊！這是人類能夠看得到的景色嗎？我精神全部融化了，我忘了一切的尷尬的遭遇，和冷酷的人情，我終於在道旁的石橙上坐下，仔細鑑賞起來，似乎「春」在這裏了。

啊！可愛的桃花。

四月四日 下午
橡皮載（艾瓦）

鞋與燒餅

一雙劣質的皮鞋，是幫助我走過幾千里，它也跟我飽受了路途風霜，照理是我的患難朋友；不過因為裂痕太多，終於使我把它放在桌下陰裏，這倒不是可憐它的意思。

前天，燒餅由三毛漲到五毛了，收入既然不漲，只好另求開源之路，於是在轉動生意眼之餘，使我想起了桌下的破鞋，啊！把廢物換些錢，總算生財有道吧？雖則有些對不起它，但又顧不得這些。

「茶房——」。

「是」！

「——你把它賣掉」我臉上有點發熱，待到想起燒餅漲錢便又泰然。

「是！」茶房笑迷迷地。

片刻，茶房終於查查地回來了，臉上還是笑迷迷地，我以為就已換來了錢，但往下一看，他的手裏仍是提着一雙破皮鞋；我愕然，又失望。

「這——」。

「人家不要！」我還沒問，他便很痛快的答出來。

「爲什麼？」我不憑信，我不相信人家不要，這是財貨呀。

「唉！破皮鞋，他買去他也賣不掉啊！即屬賣掉能賺幾個錢？現在燒餅一漲就是五毛！」

「唔——」我心裏悻悻地，原來他們也是因爲燒餅漲價的緣故。

「那麼，換不來錢了！」我懊喪地說。

「可不，你還是修理修理穿上吧，現在沒有這雙破鞋也很不易呢，新的，哼！」

「茶房說着躡了出去。」

後來，我只有對囤積麵粉的商人發恨，他們只想自己發財，不顧旁人餓死。

四月四日 下午
橡皮載（土兵）

玄武湖之春

「又是一年春草綠，依然十里杏花紅——」

近年來，至少去年是這樣，每到新柳垂絲綠蔭將濃的時候，我便唸唸不斷地吟這兩句，但今年跑到古老的金陵來，也許是居在都市核心的緣故，雖然已是烟花三月竟還沒看到桃花和杏花。

一沙聚一
好容易連續幾天的春寒過去，在明媚的春光裏，我終於走到玄武湖了，那條細長的道上早已擺滿了游人，道兩旁立着長長一列垂樹拖着新綠的樹絲，湖邊滿生着綠草，柔柔地，湖水在近處，能看出被風褶起的波紋，遠處則是平平地鏡子般，一帶青色城牆立在湖邊，在湖裏就映着一帶長長的影子，那影子和城牆直拖到紫金山

下，紫金山下的一帶綠樹，隱約的罩上了雲烟。

許是時光晚了些罷？桃花有的已經凋落了，一片片花瓣只在綠草上翻來翻去，但也有的在盛開，在新綠蔭處，顯得分外可愛。

遊人們似乎都與春光融化了，岸上的，一個個無知覺地渡來渡去；舟上的，一個個也呆然地在碧波上漂來漂去，看着他們都是無所需求的樣子。

走了一程，有些疲倦，於是倚在木橋上，浴在水風裏，也呆呆地看起動蕩地樹絲，桃花，城牆以及紫金山來，嘴裏又輕輕地吟起「春城無處不飛花……」來了。

四月四日 下午

橡皮載（紫復）

元 宵

入春以來，精神上感到一種莫名的苦悶；總覺得時間過剩，因此午後和夜裏都要走，但腿疼了，景色看厭了！

當我每次走到貢院街的中間時，就不想再走，然而立刻回去又太快，怎麼辦呢？於是我終於走進了小吃店，吃碗元宵。

吃元宵已經連續不斷地，有了二三個月的歷史，有時肚子很飽也要吃，明知一碗元宵消磨時間無幾，但不吃就覺得一切都有點空虛。

現在幾家小吃店都吃過了，不過吃，還是夜裏比較有趣；從街上轉進店裏，是有從喧囂裏邁入光明安閒境地一樣的情趣，心裏只覺得輕鬆，一切夜的觸覺也都被

一 宵 元 一

元宵的白色和甜味給驅逐開去，身上也失掉了疲乏，待到吃完再把身體投到夜風裏，精神就爽快得多。

四月十一日 夜
夜鶯載（紫復）

夜與文章

夜，萬物都要安息下來，而安息下來的萬物，又都是罩上了一層疲倦，所以夜，不是個生產時間；但我的文章却一大部分，出生在夜裏。

電燈亮了，天色漸漸漆黑下去，照例晚飯後，我到附近去兜個圈子，然後回來坐寫字臺前，雖則外邊大街上車馬不斷，但屋裏是靜的，臺上隱隱掛上一層灰，玻璃板上的水跡也乾了，參考書，小鏡子，墨盒，日歷……一切都靜止在黃色電燈光下。

於是我將精神整個的融化在這寂靜裏，看看報或讀些書，但惟其是如此寂靜，我只要眼睛離開書本，馬上頭腦裏會浮出白日裏的遭遇，那些有動於衷的遭遇，或

由這遭遇聯想到已往，於是新的舊的都紛紛出現在腦裏，不——已經出現到手指上了。

啊！寫吧；這時我便拿過來稿紙，接二連三的寫下去，屋裏仍是靜悄悄地，可以使我把感到的，全部寫在紙上，短的就成散文，長的就成小說，心情愉快時文裏便添上些優美的字句，或寫得幽默些；想到愁事悵惘，便寫些悲觀文字；想到恨事，間或也寫些牢騷的句子，直待興盡，筆方停下，而屋裏仍是死寂。

因此夜，也可說是創造時間，在文人；記得我有幾篇小說都在夜裏一氣寫完的，當我看看手錶，小針已指上十二點時，一切似乎都對我微笑了，都在祝我成功般，我常是忘了疲倦，輕渺渺地走回宿舍裏。

四月十四日 夜

橡皮賊（紫復）

鷺洲之晨

白鷺洲是南城的 Oasin。

真的，在古老的石頭城裏，很少有消閒的場所，尤其南城一帶，只有個白鷺洲，能給人們一些幽閒的情調。

所以每天清早，我便跨過綠油油的秦淮河，穿過石子路的石壩街，走到白鷺洲去，吸吸新鮮空氣。

清早白鷺洲的空氣是滌新的，金色陽光照在靜靜的土道上，土道就分外光明，麥苗和青菜一片淺綠，油菜花黃黃的，紫色小蝴蝶在上面不住飛舞。

清早，池塘裏的水也清澄，時常在水面上劃起兩條魚浪，有些釣人們是很早便

已站在那裏了。

似乎早些；當我走過一片較小的池塘時，忽然聽到了蛙鳴，於是我站住，水底固然有着許許多多的蝌蚪，但水面也真有大青蛙了，四脚伸直漂在水面，令人看去覺得有點滑稽。

白鷺洲去飛機場不遠，不時會隨風傳來一陣軋軋機聲，有時這機聲和蛙鳴調和起來。

洲上新柳一天天繁茂了，亭邊的蘆葦也一天長似一天，雖則紅亭柱在新綠裏仍舊給人們以新的感覺，但殘春的氣息是掩蔽不掉的。

傍水人家似乎還沒起來，幾座房屋只寂寂地立在陽光裏，但因此人們心裏也才感到安閒。

四月十四日 午
橡皮載（艾芃）

一沙聚一

雀 鳴

今天早晨，又是被雀聲給叫醒。

「唧唧咋咋」地，這聲音以麻雀發出來的爲最多。

原來樓窗外有一棵楊樹，樹梢恰好接近樓窗，落了幾次春雨，楊樹枝上便生出葉苞，幾天來滿樹就已長出了嫩葉，紅綠色；雖然我知到它將來不免要擋住我的視線，影響遠眺紫金山。石頭城……，但附近都是屋脊，一片暗灰色，日子久了也許把人影響成孤癖的性情，難得有一些綠來點綴，所以我每天早起，看見新陽給嫩葉披上黃金色光芒時，我有些爽意，有時對它深深呼吸。

但近來情形變了，最先使我耐厭而注意的，是鷓鴣的鳴聲，在睡夢裏便聽見「

鷓鴣鷓鴣……」不過鷓鴣叫一會便飛去。

其次幾日鷓鴣不知怎的，再也沒來，而添了兩隻鵲雀，也是拉出來乾噪子，「嘎！嘎」地，更討厭。

這兩天鵲雀也不來了，換上來的是一羣麻雀，推開窗子仔細看，才看得出牠們藏在小葉底下，有的跳着，嘴裏就不停地叫「唧夾唧夾」。

這一來不知牠們要叫到幾時休！

四月二十四日午
雨花載（遇圭）

咖啡間

咖啡館裏的情調是輕鬆的，而輕鬆裏又內包着緊張。

人們一個個挺直了腰肢坐在軟椅上，有的吸煙，有的注視着杯裏的咖啡，面部却大多是無表情。

樂台上不斷地發出音樂來，聲音高時快時有如萬馬奔騰，使人們精神捲入了緊張氣氛，血管迸漲；樂聲和緩時，則又幽幽的使人消殺了氣息，於是加上杯盤聲，和縷縷煙氣，清景又是那樣悠然。

在外國去！咖啡館，倒是司空見慣的家常事，而我們却好像「高等人」的雅事；也許因此，從咖啡館——尤以外國咖啡館，走出來的人，總是傲然地像對旁人自

負，會寫的有時也寫在文章裏。

我直到個把月前才注意到X路的一家外人咖啡館，但却從未溜進過，近來譯篇小說，在文章裏有時發生疑問，於是三思之後只有去找高等外人研究，在這裏便使我想到了咖啡館。

幾天來接二連三的去起來了，我對咖啡感不到雅趣，我也從未敢——不願——把喝咖啡當做雅事，在咖啡館裏有時找不到高等外人，他們不懂我的疑問時，我便聽聽音樂，好在我也喜歡音樂，那悠揚緊湊的節奏，只少可以消掉一個時間的煩悶，這是另一種環境；這裏不要春色來點綴，但也能生出和遊春同樣的效果，不過有時自以為雅事人們，把我當做雅事的同類看，我却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難過。

這時我常飛步走出咖啡間之門，希望迅速地移到另一個場所，其間我不願旁人看見我是從咖啡間裏走出來的人物。

一 咖啡間 一

四月二十八日午
橡皮載（土兵）

蓆棚

楊樹葉子一天大似一天，天氣熱得多了，人們不約而同的說是到了初夏。

幾天來各店門前一家家的都搭起了蓆棚，森然，巍巍然，而在正午熱得發汗時走過蓆棚下却也真涼爽。

我的老家沒有蓆棚，那管在酷熱的夏天，待到走到北京，才看到大的蓆棚，令人生起一種不可言喻的快感，不過那只在當初，過了幾年後經過幾個夏天也便覺得平平了。

金陵好似石礫場，荒蕪乾燥，這是我在冬天的感覺，然而到了春天楊柳垂絲後，才也覺得趣味，更過了殘春，街上也竟打起了蓆棚，却有一種興隆的氣象，於是

— 棚 蓆 —

，又使我憶起了初到北京時看到蓆棚的新鮮感覺，不過街上缺少那些粉紅色的芙蓉樹而已。

五月七日 午

雨花載（遇圭）

— 36 —

芙蓉花

機車吃吃地洩了一通汽便停下，我也隨同許多旅客下了車。

別開幾將一年了，但一切無恙，正陽門站前箭樓高聳着，脊尖舞着無數黑燕，其下臥着光潔的馬路，路旁綠蔭正濃，槐香撲鼻，不時更從樹叢裏傳出幾聲「鸚鵡鸚鵡」，這聲音會使人精神靜止下去，愈覺得古老的首善之區分外安閒。

時間是初夏，果然使我在紅壁黃琉璃瓦的門前又發現了芙蓉花，粉紅色像一隻隻輕嫵嫵的絨球掛在樹上，似乎也有一股香味。

啊！可愛的芙蓉花。

芙蓉花該是首善之區特有的吧？因為我是到了舊都才看見它，那時我從漠遠的

地方，懷着一絲希望帶着一顆幼稚的心，和現在同樣的走進了正陽門，光潔的馬路，紅色宮牆，幽閒長衫，伶俐的語聲，一切一切都使我對這首善之區傾倒，其後每次走到綠蔭裏便也注視芙蓉花，因此芙蓉花給我在頭腦裏留下了一層記憶，是光明富麗的記憶。

時光飛逝了，在古城居了幾年，這兒也好似我的第二家鄉，然而人生只是奔走，摸索；使我又不得不再懷着希望他往。

時光飛逝了，已又別了一年，但現在我的眼目裏又映進了粉紅色球狀的芙蓉花，它靜靜的掛在古老的芙蓉樹上，但這次雖是同樣的花，却使我平增了一絲感慨。

七月十一日 午

文藝報（紫復）

新 興

夏陽剛從東天昇起，我便坐起來從窗子眺眺遠近風景，這時近處一羣灰黑色屋脊裏，伸出來的僅有的幾株樹上，都罩了一層金光，遠處紫金山上披了一片深綠，山坡有幾條小路迂迴着。

過了一刻山景分外清晰，我也只呆呆看，直到朝霞散盡了，我才照例盥漱後走到辦公室去。

然而今天情形變了，已往很肅靜的鄰家，今朝竟圍集了一羣人，室內的長袍西服在喧講，室外立着幾個藍衫侍者，看樣子是開筵席；這是什麼緣故呢？後來知道，這家開設錢莊了，於是在附近又算誕生一個銅臭機關，那大腹賈造成所。

原來附近在一個月裏，所謂錢莊銀行之流已經誕生了五六家之多，這倒是企業畸形發展的事實，因為大腹賈惟利是圖，所以利潤少的生活必需品企業眼看都變了操縱金融的窠巢。

這一天直到午後，人們才散去，但鄰家室內紅帳簾晃得四壁仍是堂皇，而且從室內傳出了「嘩拉嘩拉」的算盤聲。

並且這算盤聲將要永遠擾破鄰近肅靜的氣氛了。

七月十一日夜

文藝載（紫復）

中南海夜曲

夏陽憑西了，白日裏的灼熱漸減退，但中南海門前寬廣光滑的柏油路上仍很少行人，只有樹上粉色的芙蓉花動搖不停。

我和P君走了一程，到那兒去呢？後來決議去划船，於是走進了中南海，湖邊一排老柳靜悄悄的立着，對面湖水中央瀛台上的茶館，也和往年似的，又吊起一圍白布簾，隨着晚風搖擺，海中的荷葉才長出水面，還沒有一支花，我想着這幽靜的現實不覺追憶到了往昔。

原來我不喜歡划船，以前見着別人划船，坐在水面裝出逸然的樣子，我便覺得那過於High Collar，但不知怎的，有一次夏天從公寓裏出來散步，走過中南海竟

被朋友拉上船了，這時四面都是蕩蕩綠波，水風拂面，一會划到荷花叢裏摘幾支美麗的荷花，啊！這真是一幅極美的構圖，尤其快划起來，沖風破波，該多凜凜有趣！之後雖然我自己沒有單獨划過，但在我的腦裏終於留下划船的印象了。

這次我又舊地重遊，雖過幾天仍要離去，而船却不可不划，不過憶起往事，却有些淒然罷了。

這時P君已經租好一隻船，管船者一如往日用長竿拘過來，靠近岸邊，我便和P君跳了上去，片刻，三隻彎槳拍拍的打進水面，又濺起水花，而我們也已游到湖中，四週是水，身上臉上又飄飄拂過水風。

天色已經漆黑了，這會已看不見岸邊和榆樹，只能在黝黑水面上辨出隣船，因為他們在嚷；不過電燈都亮了，湖四週隔相等距離的路燈都倒射條金色的影子到水裏，一時間這片黑黝黝的中南海就像圍了一周金色欄杆。

我們在夜水上，蕩了一會，有些疲乏，又因為生疎，手也磨癢，便靠近瀛台，

這時忽的從皇宮飯店裏傳出了一陣陣青年男女的笑聲，這笑聲裏帶了十足的布爾喬亞氣息，我們從小舟上望去，更看見一些影子在狂飲，我想起了街邊的餓餓，我怔了好久，又慢慢地望望漆黑的湖水，再也沒有勇氣划船了。

後來我們便把小舟如開墾荒野似的，冲破一片黑水，回到船塢，又回頭望望四周靜悄悄的金色欄杆，踉踉地上岸走回來，這一夜我一直惺然的睡了下去。

十一月十一日夜
文藝載（紫復）

涼船

夜晚，天空暗藍色，西方掛着一勾新月，新月下面閃着幾顆貓眼大的星子，秦淮河死寂，岸邊××飯店的輝煌的燈火，全數映在河裏，於是河面上反射出無數燈光。

啊！這畢竟是「六朝粉跡」喲！

當我從木橋上走下來的時候，我忽然發現了，秦淮河上數十分之一的游船，船棚上掛着紅綠色小電燈，船艙裏整理得很清雅，擺了幾只藤椅，一個腰肢很粗臉上擦得灰白的大脚女人在斟茶，藤椅上便坐了幾個白色褲褂的人物。

白色褲褂人物，足顯示着幽閒矜誇的表情，把兩支腿疊起，嘴裏不停地吃瓜子

，這大概是太腹賈階級的人物了，我想，因為除此以外，薪水階級之流是無暇這樣遊樂的啊！

這時，這隻游船已經從岸邊移往河心去了，紅綠小電燈分割成了幾縷美麗的光線，隨着蕩動的水波交織起來，但這光線雖然美麗，却可惜秦淮河的水，過分髒臭了。

我正呆呆雜在許多觀眾之中觀覽時。忽的從橋下又渡過來一隻，奇怪的坐的人也和前隻同樣，於是我有些氣憤，望望遠遠處幽黑的角落便走了回來。

經過××飯店時，樓上仍響着交響曲。

啊！這六朝粉跡。

七月十七日 夜

橡皮載（紫復）

香瓜

秦淮河畔最近更熱鬧些，除了哲學家，肉店老板外又添了許多賣「北平梅湯」和西瓜香瓜的小販。

香瓜早已上市了，不過一向並沒想吃，這晚我從人羣裏擠過去時，便瞥見路旁擺着許多西瓜和香瓜，尤其淡黃色的香瓜，顏色和輪廓都很誘人，於是我終於蹲了下去，揀出一個，但是吃一口却黃瓜味。

也許此地的香瓜都是如此吧？記得在家鄉時每年夏季都吃很多香瓜，尤其「下瓜園」頭上載着草帽，從村裏走過田地，田間的狹細的土道雖然熱得燙腳，四圍被高粱遮得透不過來一些風絲，但心裏憧憬着蜜甜的香瓜，倒反覺得沙沙作響被風吹

得東倒西歪的高粱有趣起來。

每次「下瓜園」，都要穿過很長的田地，然後走到山脚，這時便望見山坡上的一片瓜地，和艾草扎成的「窩棚」了，有時瓜園在田園裏，四圍是長得很高的高粱，這時走到瓜田便豁然開朗，似乎別有天地；鼻裏隱隱聞到瓜香。

我們走進瓜園，便席地坐在窩棚前的涼棚下，然後「瓜把頭」到瓜田裏去摘；有時自己也跑進去，用手指敲幾隻，那時的瓜多半蜜甜，口裏吃着再看山景，四面田地沙沙作響，天空浮起兩片白雲，微風吹着，幾乎把一切遭遇都忘掉了，每次吃完許多瓜，都給很低的代價，一直到太陽傍西，才在暮靄裏穿過田地走回來。

然而在秦淮河畔再不會嚐到這樣風味了，噪嚷，噪嚷地，蹲在攤旁只能吃到幾隻黃瓜味的香瓜。

七月十八日 夜

橡皮載（艾瓦）

夏日

太陽灼熱，柏油路有些地方化軟，汽車走過時便發出一股「砂——」的響聲。街旁的梧桐撐着密茂的葉子，因為沒有風絲，那葉子便也靜靜地晒在陽光裏，給人們一種更熱的感覺。

近來西瓜香瓜更多了，雖然電桿下不時會發現「施茶筒」，而人們很少去喝，多是蹲在路旁香瓜担子前吃香瓜，看賣瓜者一片一片削去瓜皮，再刨去瓜子；也有站在桌前吃西瓜，把鮮紅的瓜肉送到口裏；這些瓜在被晒得枯渴人們的口裏是發生強烈的瓜香的啊！「瓜」，才是夏日之寵兒。

雖然有這樣賞賜，但夏日竟還是使人畏縮的，「還要熱下去嗎？」我時常問，

因為我還沒有在此地過一個夏天。

辦公室似乎還好過，因為早已吊上草簾了，屋裏顯得陰森森，坐在堆滿書紙的寫字台前，有一種安定感，電風扇嗡嗡地不時又送過來一絲微風。

因此每天我便多時坐在室內，再也不想到外邊去走了，一直到草簾的縫裏射進一絲絲夕陽的紅光；這其間外面的汽車聲，賣瓜聲，賣冰棒聲……一切都視如漠不相關。

但，不如此又怎能對付這灼熱的夏日呢？

七月二十八日午

雨花載（遇圭）

— 沙 聚 —

雨 夜

秋終於來了，他將又把我們送到簌簌秋風和落葉滿地的環境裏。

這兩天反常的熱，人們都口口聲聲的喊着「秋老虎」，然而今午，忽的吹起狂風，片刻空氣遽變，又下起了暴雨，待到傍晚雨停時，熱的氣息全無，人們又進到切實的秋的懷抱。

大街很寂靜，路燈在水淋淋的柏油路上，畫起兩條燈光，空中沒有一顆星子，看樣子陰得仍很厲害，我披上長衫獨自到街上買了兩隻梨，平素對梨雖不感到興趣，然在這風涼的夜裏，好像只有那綠團團的梨，才是秋之象徵，於是終又使我對之發生了興趣。

屋門敞開，電風扇嗡嗡的吹着，電燈今夜也顯得明亮，我回到屋裏，覺到了近來希有的安適，神經果真鎮靜了啊！不過當我看到對街，在夜風裏搖擺的梧桐的影子，我又有些感觸了，我想起故鄉中秋前後忙碌的景象，和落葉滿地的樣子，我又想起負笈舊都時秋季的事跡，划船，遊山，在秋高氣爽的季節裏，畢竟有許多值得留戀的，然而時代的輪子把你往前送，不許你再回去追尋了，啊！還是珍重一下現實吧！

我呆了一會。最後還是坐下攤開了昔日的日記，把我沉思完全浸潤在回憶中去了，一直看到疲倦，才拖步回到宿舍去。

八月十二日夜
雨花載（遇圭）

落 葉

抽象一點的說，南城是一堆灰色的亂石堆，夾雜一點肉味；因此居在南城過久了，精神就感到枯燥，除了在氣候和身邊的日曆上能察些春夏秋冬的變化外，很少能看到自然景色。

近來使我有機會，可以常來城北了，這一帶雖也是金陵城裏的一部，風味却炯然不同，所以在暇時，我便順着農場走到幽深的田園去。

農場裏本來漫生着野草，有些棕櫚之類的熱帶植物，恬靜地支撐着肥厚的尖葉，草裏也有各種花朵，如黃色紅色美人焦，粉紅色的月季等，因秋已將深，草是帶點黃味而零亂了，花朵却依然新鮮，放出清香；此外農場上更有青蒼的小樹，場邊

是一排高大的大葉楊，楊葉在微風裏擺動，閃閃發光，光滑的樹幹或葉蔭裏，似乎有着許多秋蟬，夾夾夾夾地叫個不休。

田園裏則玉蜀黍紅了絨鬚，毛豆黃了秧子，後山坡上的甘薯早已掘出了，山頂上露出一碧青空，因之田園就更顯得寂靜。

在田園道的兩旁，滿長着楓樹，而且上面是交叉着，望不見秋空，只見密密的楓葉，一旁樹下，流着一條小溪，靜靜地聽不見水聲，溪旁的綠草，則不若農場上的零亂，我在溪旁又站了一刻，忽的注意到落葉了，啊！綠草上不是滿佈了枯黃的落葉了嗎？有的楓葉，有的楊葉，都是一般枯乾了的。

我于是感慨起來，這些日子以爲時間還早，不料秋已深了。

九月十二日 午

雨花載（遇圭）

秋 風

只十幾天沒去白鷺洲，誰知景象竟變得這樣淒涼了。

這時西天上掛着兩條淡淡的晚霞，夾雜在灰暗的雲裏，東園故址暮色蒼茫，壬午園的茶棚早已撤得乾淨，一切桌椅都不見了，往日那些悠閒情調一絲無存，一排高大的梧桐樹下冷清清，那裏還能找見一個人影？

傍晚消夏品茶的勝況，只有在回憶裏追尋了。

洲裏叢叢蘆葦，大多伸出了黃綠色蘆穗，彪長的蘆葉，零亂地折了下來；洲邊紅色亭柱，也多被陽光晒退了顏色，柱下雜堆些藤椅，岸邊孤零仃地蘊着幾片圓大的荷葉葉的邊緣上出了許多缺口，而且有些枯焦，白鷺洲庭院裏的一些草花，就厚

厚掛了一層塵灰。

過了許久，洲隄上仍寥寥立着幾個遊人，這刻晚霞化成了烏雲，天色更清淡，白鷺村前的幾株垂柳上，隱隱罩上了炊煙。

我淒楚地走了一段路，忽的覺到身上涼起來，似乎衣服單薄，待到看見水面皺起了魚鱗般波紋，蘆穗搖擺，才覺悟到這是吹着秋風。

是秋風吹蘆穗亂擺，秋水皺起了清波，更掀起了人們輕薄的衣角。

九月二十六日夜
中流載（遇圭）

秋雨

「一層秋雨一層涼」，這早晚下了兩場秋雨，氣候就真涼得多了！

早晨，從睡夢裏被笛笛打打的號聲叫醒，但是不願起來，推開窗子仍臥在被裏，秋風便從窗口一陣陣吹進來，秋風是那般沁涼，而且帶着絲絲雨聲和蕭蕭樹響。

這是秋聲啊？我忽然想到；於是心裏立刻起了一種不自然的感覺，不知是悵惘，不知是失意，不知是驚悸，也不知是惋惜；不過大多是回憶的成份居多，當我聽到這秋天那獨有的秋聲時，我的心裏是映出了許許多多，過去秋風秋雨時節的景象了。

又好似家鄉，又好似異國雲圍裏的校園，總之是覺得楊樹葉落了，龍鬚柳枯了

，花壇裏一些金簪，貓眼，燈籠花都剝了禿梗，只有幾叢淺粉色的秋葵，也多是折損了細的枝葉，壇邊的落葉嘩嘩滾，之後，地面一片精光。

繼之，又想到了披上夾衣，汗毛立起來了的面孔，又想到了捋起兩隻肥大的衣袖，聳肩膀，穿着木屐在混凝土鋪裝的人道上緊跑，腳下發出的得得的木屐聲。

蕭蕭的秋聲是容易引人回憶，因此心裏是悵惘，是惋惜，而且警悸起來。

我不願再繼續下去這樣的心情，索興坐起來望望窗，但天色陰暗，面前是一面細細雨絲罩上了一切，一株半黃的闊葉樹在雨裏抖動着，令人就不忍再看，於是關了窗子蒙上被，在玻璃窗子被風吹得叮叮噹噹的響聲，和細微的雞鳴裏又睡了下去。

九月二十七日晨
雨花載（遇圭）

老 菱

秋風吹得池水皺起了魚鱗般的波紋，幾株洋蓐靜靜地支撐着綠色的葉子，一株株向日葵是開得一片黃。

幾天前，小火車站的鐵柵欄外，還長着高高的甘蔗，遮得看不見遠處，誰知這兩天甘蔗割掉了，附近便變了風光，候小火車時，這回就有了眺望。

今天天氣仍是清朗，一陣向日葵的花味吹來，大家都一聲不響的把精神浸潤在清秋裏，不料靜了一刻，忽從遠處傳來幾句喊賣聲，這聲音漸漸接近了。

「老菱啊！」

原來是個孩子，胖腫着臉一臂上掛支木桶，上面蓋着荷葉，嘴裏一壁喊着「一壁

吃。

北方的菱，色黑而且很小，那有如此肥大呢！我還記得上小學時的書上，第二課便是菱角，寫着「弟弟吃菱角，地上有菱殼，哥哥命掃去，恐刺行人脚」當時讀了之後，很想看看菱角，然而沒有看到，其後到了北京，好像是見過一次黑而小的，不料現在竟看到了。

這孩子喊着走了兩趟，便有幾個公務員似的，買了一些裝到線袋裏，我看他們咬開了菱殼，又吃了澱粉質的菱角。

大概「老菱」是秋天很普遍的禮物，這兩天街上有許多粗了衣衫，穿着草鞋的南京人的男人或女人，臂上掛着木桶，一手提秤，一路扯開了那細中粗的口調，高喊「老菱啊！」

一 菱 老 一

一會小火車來了，站上的人都擠了上去，那腫肥臉的孩子還在喊着「老菱，老菱」。

十月七日午，雨花載（遇圭）

桂 花

這兩天走過這所幽靜的高岡時，柏油路旁的石子路上的荒草也枯黃了，蟬聲也悄然的低小下來，不過鼻裏却隱隱聞到一股清香，抬頭看時，柏油路邊的粗大的梧桐，寂然地立着，草坪上有幾片肥大的落葉；崗頂上一株不知名的樹，滿樹紅色燈籠狀的花，但拾起地上的落花嗅了嗅，也並無香味，再看其他是高高的秋空，是古老的建築。

我很奇怪，這是那裏發出的香味呢？

午後，我到友人處閒談，忽然又聞到了濃烈的清香，這香味輕渺渺，更有些甜意；於是我找起來，終於在床頭上，發現了一枝折下來的花，花兒很小，如一串黃

色小米粒，枝上生了幾片暗油油的綠葉，我拿起來嗅，啊！濃香撲鼻，果然香在這裏。

後來友人告訴我這是桂花，很慚愧，桂花本是聞名已久的了，月餅上不也有時印着「雲桂飄香」嗎？顯然桂花是秋天開的，但也無可如何，我一向沒有見過桂花，自然是看見時不會認識了。

於是我獨自踱到園裏，踏着草坪，穿過一叢很高的竹籬找起桂花來，桂花的葉色和竹葉幾乎相同，很不易分辨，然而我向着清香濃處找去，也便被我找到了，徑旁一連立着幾株桂花，桂樹並不太高，這兒的空氣裏滿佈了濃香，厚厚的葉下生了許多黃粒狀的花，我急急摘了一枝，覺得分外高興，心裏不住的說：

「桂花香了！」

「桂花香了！」

二 花 桂 二

十月八日，午
中流載（紫復）

晨

近來，我很早便起來，於是讓我領略到了晨的可愛，尤其是秋之晨。

秋之晨是恬靜的，這時僅有少數的人出來走動；半枯的梧桐和行將禿了的楊樹上，彌漫着晨烟，遠處的景色被這晨烟遮斷了。

東天上漫散着幾條浮雲，紫金山頂掛着一堆灰白色的霧，這時窗外一顆黃楊上，雀子鬧得正歡，過了一刻雀聲低滅了，東天便現出金黃的光芒，成了美麗的一片，雀底早霞了，附近一些南方建築特有形式的級狀房壁，也都顯明起來，莊嚴地立在晨曦裏，鄰家此刻便起了嘎嘎的鵝聲。

晨之街上，也慙的清靜，站在街心呼吸沁涼的空氣，可以遙遙望見彼方，這時

令人心胸舒展，好像有許多事情待我來做，又覺得有許多事情沒有做完；於是奮發了，精神便開朗起來。

晨的街邊，更有許多賣豆汁蒸飯的食攤，一個個靜靜地吃了，又匆匆地走去，畢竟早晨是個新生，只是馬桶夫太惡作劇了，有時心情正在愉快，便在晨風裏播下一些臭味，雖然南京人是處之泰然。

晨，秋之晨，是可愛的，恬靜，迷濛，清涼，光明。

十月十九日午

雨花載（遇圭）

懷 鄉

又是個秋陰。

對街糖果店的無線電裏，放送着「千里吻伊人」；那悲沉鬱憤的調子，那尾尾餘音，敲碎了我的心扉，我的頭部猛的一暈，於是兩眼便迸出淚水了。

我離開家鄉，東飄西蕩幾乎六七年了，這時間使我對家鄉印像早已發了生疏之感，偶然地回去幾次，也是暫暫的一住便匆匆走出了；如果家鄉境況良好，也可使遊子安心，偏偏是，連年的不景氣，加上，家中只剩了衰弱的父母，在那灰色的氣氛裏，在那狂飈一般的海之波濤似的日子裏，奔波，掙扎，啊！怎麼能使我不悲哀呢！怎麼還能使我放下這顆心嘛！

今天，郵差又送來一封薄薄的書信，父親的筆調是那樣悲沉，弟弟是數月沒有音信，家中所有的恆產，眼看是不能指望了，信中更言及家庭將行遷移，遷移到更荒僻更遙遠的原野去；是將要做拓荒者了，我的一雙父母。

啊，這真是轉變，這樣的日子誰能預卜呢？便是家庭，也未想到父母能這樣孤獨，信中對我還在鼓勵，對我抱着十二分熱望，但是，父母喲！你們又怎能知道我的兒子是這樣潦倒，這樣平庸，我慚愧，我憤慨，我的臉上立刻灼灼地充滿了血液，我為什麼還是了無建樹？

飄泊這些年了，雖然也有時懷鄉，因為沒有什麼牽掛，一轉眼就又平復了，只有這次使我不能解脫悵鬱，心中印上了黑影，我望望窗外，天色還沒有晴止，雀聲悄然了，一片枯黃了的梧桐葉子正從樹上落下去。

十月二十四日午後
雨花載（遇圭）

蘇州之夜

這次終於藉着一個機會，來到憧憬已久的蘇州，不過下車時，太陽已經憑西，所有的景色，都罩在濃濃的暮靄裏了。

當我坐車走過那石子街時，心裏該怎樣悸動呢，那盎然佇立的古塔，那階狀的犀壁，那夾在房屋之間的河，一切一切都是江南特有的風物。

尤其那河上的拱橋，最美麗最古氣不過了，這是我國四千年文明的結晶，躬跨在河上的那古老的姿態，永久不能從我的心中忘掉，河上更有來往的船隻，慢慢地載着貨物，從橋下經過，慢慢地渡到彼方，以至在夕陽裏消滅。

因為第二天清晨便要啓程的緣故，到了旅館吃過晚飯，立刻同友人走上街去。

這是天氣已經漆黑了，兩旁的店家亮了燈隻，一家家的糖果店擺着許多樣的糖果，幾家飯館也蒸氣籠蔥，聽說蘇州人好喫，無怪「喫」業在蘇州是這樣興隆，路過幾家旅館，門首站滿了夜鶯，她們的嘴裏，也在不停的喫着。

走在路上，偶而也有女人從身旁掠過，她們的臉型是屬於圓形的，但都很美麗，比起南京的，則有霄壤之別了。

我們走了許久，才到城裏的唯一的一條觀前街，兩旁有些高層建築，這路是石材鋪裝，雖然有幾家商店在廣播着歌曲，但大多數店家都已休息，我們走得疲倦了，便到一家著名的采芝齋買了兩包糖走回來，我在路上便把一塊糖放到口裏，從那糖的甜味裏更湧出一股桂香，那桂香異常濃厚，透人心脾，我微笑了笑，啊！不怪是蘇州。

十一月五日 午

中流載（遇圭）

放鶴亭

這已是第二次來徐州了，一切都和上次沒有兩樣。

這兩天在旅館裏住得厭起來，於是便和兩個友人順着那條狹狹的石子街，走向南山去，山腳有幾家素樸的農家，牆脚下推了一些柴葉，畢竟時節已入初冬，山草是枯黃了，望去滿目淒涼，山腰更有許多石砌牌坊，上面刻些「節烈冰霜」的字樣，我心裏惻然，一面踏着石級走上去，一面低頭想，這倒是純樸的民風的表現啊！她們的光榮仍留在這裏，任後人憑弔，但這些節烈的人兒，都往那裏去了呢？

山腰有些小松，走了一刻便到山頂，山頂有一座院落，正中的亭下坐着一個賣紙泊的農婦，看着我們來了，便直率的說：「先生，要燒香嗎？」我們不想燒什麼

香，只望她笑了笑，院中有一口古井，井口上刻着飲鶴泉，我們徘徊一會，便又到矮牆邊眺望起山後來。

這一面形式很雄渾，山岡起伏，而且這一帶山岡一直連到遠方，山的西面是平原，山東則是一片荒塚了，有成千成萬的土堆，裏面埋着許多事業和聲名，更埋着許多欣歡和悲怨，我看着呆了，在這超人生的寫照之前；這時陽光和煦的照着，附近幽幽沒有一些聲息，我悵惘，我的心房有些跳動，我忽又想起「原野」裏的一句話，「人本就是不值錢的東西，只是一口氣，一堆肉，一灘血！」

我站了許久，精神有些疲倦，才轉身回來，看看石碑，那是一些古人的筆跡，最後我才知道這座亭房，便是聞名已久的「放鶴亭」，這亭裏有許多古人來過了，蘇東坡爲它做過記，現在我也竟踏進亭來，一想，古人也不過就是昨日的遊客啊！亭裏什麼也沒有，幾個工人在裝修，我們看了一會便坐下吃茶，歸來時已是傍晚，身上疲乏極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午後，徐風載（遇圭）

夜之秦淮

很久以前我便憧憬着秦淮河，也記不清都從那裏看到的，尤其「秦淮歌女」這個名詞，印象分外深；秦淮，秦淮，是該多麼富有詩意的名稱！我終於拖開步子跑到首都來了，這回我總得見着秦淮，心裏想。

夜，一個人走到夫子廟，問路人，指給我那片黑暗地帶便是秦淮河，於是我順着石子路走去，看路旁石堤下一帶水，綠油油像條髒水溝，遠遠停泊着船隻，不時閃出幾點紅色底燈火，映到水裏就像條火蛇；我心裏有些悻然，爲什麼秦淮河却是這般煞風景？

夫子廟前，攤兒已經撤去了，暗黑裏，立着一羣人，看去像閒人又像忙人，裏

邊雜着一半女性，多是一個老的領着一兩個風騷的，這好像是定律，我知道這便是出賣靈魂的人們了，她們每人都有一副不同的表情，有的低着頭非常沉悶，許是覺得這個世界是地獄；有的呆立着，像隻木雞，人們走過來便會笑一笑，在她認為她這是買賣；還有的擺起浪漫底步子，款動身形，好像在歌頌着，這藝術的人生；我看得出神了，忽的背上被拍了兩下，「先生，來一個不？」我吃了一驚，回轉頭去，看見三個面孔在注視着我，眼裏發出雄糾糾的光，我好笑，再忍不住站下去了，於是提起衣領，大踏步走回來。

商店大減價底招牌在夜風裏飄蕩着，舞廳響着交響曲，這便是「夜之秦淮」……

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夜

中流載（遇圭）

兩個人生

每天夜裏十點鐘，我回到三樓上的宿舍裏；這時四周靜悄悄，樓下鄰院裏底燈火已經熄滅；孩子們底嘈雜聲已聽不見了，一切似乎都已屈服在夜神的威風下，社會底萬惡和鬼魅的人羣，也似乎都被夜將軍給驅逐得乾乾淨淨，只有街上商店門上的霓虹燈，仍在亮着，晃得附近一片紅，有時閃一閃，似乎在說「夜深了」。

我每天回到宿舍，都要從窗子往外望一望，對這過去的世界表示一下戀意，然後拖開被子，準備安息；但這時我們的幾位同居者，却從床上爬起穿衣，我躺在床上時候，他們已經穿好衣，摺好被子，正和我早晨一樣，正堂堂的走出去，使人發生一種不可名狀的生疏感；他們出去後，暗淡底電燈光，照得屋裏一片死寂，

我覺得我似乎在白日裏，人們工作着的時候躺在床上了，這樣每夜使我在担心裏睡去。

但每天底午夜我又總得從睡夢裏給驚醒一次，被那呖呖的語聲，脫衣聲，脫鞋聲，於是我又担心起來，似乎睡了一個整天，已經到人們安睡的時候了，終於使我在睡眠朦朧裏看看錶，然而明明是四點，窗外一片黑，霓虹燈紅得發紫似乎也在沉睡。

清晨我被鷄鳴給叫醒，附近樓房已被太陽照得一片白了，但當我穿衣走出去的時候，我們的同居者，却正在鼾聲大作，似乎在過着午夜，睡在陽光裏，又使人發生一種不可名狀的生疏感。

過幾天我問他們：「爲什麼起得這麼晚，不！起得這麼早？」他們很率直的答給我：「我們在過着兩個人的人生，我們是兩個世界的人哪！」

十一月二十四日夜
中流戲（遇圭）

吳得名

當我第一天走進辦公室，便聽坐在斜對面辦公桌上，掛着黑眼鏡框子的老先生喊「吳得名」。

於是那吳得名便應聲走來；一副似笑不笑的面孔，舊藍衫，張嘴布鞋喳喳的提把水壺，態度很安閒，似乎是位達觀主義者，但當他給我倒水時，我才注意到，他不是笑着，原來他的兩頰凹下，生就的凸嘴腮，而且左眼上部一個疤痕，才構成了他似笑不笑的表情。

後來要吃飯的時候，掛着黑眼鏡框子的老先生又喊「吳得名」。

於是那吳得名又應聲走來，拿了些錢，聽說去買菜，回來好燒飯。

日子長了，人們叫他吳得名，於是我便也叫他吳得名，吳得名不但是辦公室裏的工友，還是辦公室裏的買辦，是一位不可忽視的封疆大員。

他除了黑眼鏡框子的老先生喊「吳得名」外，很少到辦公室裏來走動，一天他坐在那裏，伸開五指，不知在掐算些什麼；算畢，照例擠動一下左眼上的疤痕，撐開腰支恨恨的打個呵欠，這——在遠處看去，便是在哈哈大笑。

吳得名，不！我們的買辦，近來有些變樣了，時常拿生活素的供給者的地位，向我們訓示人生哲學，當飯燒焦，而我們要發問的時候；他便擠動一下左眼上的疤痕，訓示的說：

「唉！沒得辦法，你們知道街上的米，多得貴？山芋一天便漲上兩毛，只要有碗飯吃便算了，儂還說啥，唉，沒得辦法噢！」

的確，我們的買辦，每天在經濟道上跑，許是給現在的物價刺激得要發瘋了，然而我們，也真的不大詳細市上的物價，飛騰得到了怎樣程度，我們只知道叫吳得

——名得吳——

名給買來吃，月底拿出錢來，管它多少！這樣麻醉在非常時社會下的態度，無怪我們的封疆大員要發脾氣呢！

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
中流載（遇圭）

→ 沙 聚 →

無火爐

整天價刮着西北風，呼呼地，道旁的樹就被吹得彎着腰，樹稍一抖一抖，好似窮人穿着單衣靠在發戰，梧葉一陣陣像眼淚般的落下來，不時掠過一陣砂土，打得人睜不眼，邁不開步，落葉嘩嘩滾。

秋！可愛的深秋，便這樣頭也不掉，珊珊的走去了，現在，人們都不約而同的意識到：已經入了初冬。

冬天最使人難堪的便是冷，而冬天必需在屋子裏工作的人，也就更難堪。

這兩天辦公室裏也變了樣子了，雖然從窗子可以射進一絲陽光來，但也不過杯水車薪，怎麼能叫陰森森的屋子，變得暖和起來呢，唉，沒得辦法。

大家工作一會便要擦擦手，提提大衣領，尤其那老先生，更要搖一搖身形，然後都不約而同的注視一下，屋子當中的火爐，黑灰色謙信洋行製造的塔形火爐，樣子很藝術，但可惜那裏沒生火，看完之後，不但不能叫人們暖和起來，反要感到一股涼意，於是大家又不約而同的搖搖頭，那老先生起來看看，牆上釘着的寒暑表。

這座無火爐，最初我們只是怨他，為什麼生就這般青灰色？像副鬼面。

繼之，我們洒落它，噲！你這無用的東西。

後來我們咒它，為什麼這塊鐵成了你，佔了這屋裏一大片地方！

終於我們大罵起來，你這座東西，佔了這屋裏一大片地方，為什麼這塊鐵鑄成了你，弗得用。

老先生氣極了，吧！一個小煙頭，摔在地上，正巧沒落到痰盂裏，於是他俯身又拾起來，吸了一口，問火爐罵道：

「儂是什個東西，看格樣格好，弗得用！」

但無火爐一聲不響，大家看看沒得辦法，於是在互視一通之下，便都住了口，低下頭去，各自工作，老先生又吧！的一聲，這次煙頭却正正當當地掉在痰盂裏。屋裏靜悄悄，只一絲絲的呼吸聲，在打着拍子，但是凍手凍腳終是運轉不靈活，手裏執着筆，半天沒寫一個字。

這時外面又是一陣風沙掠過，忽的傳來一片口號聲

「咳又，哼又咳，咳又咳……」

一種不能忍苦耐勞打人心扉的聲音。

十一月二十八日午
橡皮靴（遇圭）

失眠

夜裏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着；待到用盡種種催眠法子，而似睡不睡的時候，却又被賣山芋的叫聲給驚醒，再睡；兩張眼皮索興分了家，連合也合不上了。

「糖山芋咧——」

一股尖銳的聲音，好像鑽破了耳膜，繞住了聽神經，隔了許多工夫還忘不掉；那尾音又好像一條小龍，在夜的空中飛舞，靜靜的夜都爲他所有了，它可以任意盤旋，可以任意鑽到夜底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裏。

「糖山芋咧——」

前一個尾音在腦子裏還沒有消失，後一個喊聲又起，令人立刻感覺到夜底空中

，有無數的小龍，在飛舞了，似乎要和地上無數的小蛇爭鬥，不許他們在那裏作祟；這時傳來幾聲犬吠，使人更加駭然，於是我坐起來向窗外望望，夜，仍然和往常一樣，並沒什麼變化，遠處一片紅色的霓虹燈光，其外照舊是黑黝黝，靜靜的。

看完之後，便再繼續入睡工作，這回似乎朦朧睡去，眼前漫散着一羣小黃星，但不久便變成血點，有的圓形，有的圓形還施支尾，最初只是固定着，就像保存着的志士之血，高尚清潔；繼之蠕動起來，看那圓形的血星，都施出了尾巴，而且穿梭似流動起來，弄得人眼花撩亂。

「糖山芋咧」

一股尖銳的聲音，衝入耳膜，我這才清醒過來，那裏是朦朧睡去！分明兩眼睜得很大，在凝視看，粉牆上的「臭虫」血。

十二月三日 夜

中流載（遇圭）

夜遊

夜遊——說起夜遊，這好像已經成了習慣；成了鐵律，飯後不走，便覺得肚裏不受用，同時工作了一天，頭腦也發暈，只好藉夜遊呼吸冷氣，於是每天飯後，都要機械的走走，然而走也不過走走街。

近來底街上，人已經少得多了，便是首都首屈一指的夫子廟附近，也是這樣，好像發生了什麼吃人的妖怪；把人們一個一個都攝了去，走着的又是加緊了步子，拿出十分馬力，在商店門首的燈光裏，一幌一幌，飛一般，而且個個聳着肩，尤其穿毛大衣的女人，那脖子幾乎就要縮進腔子裏。

底確，幾天來氣候變得多了，顯然是入了寒冬，雖然梧桐還有點綠——；夜的

一 夜 遊 一

街上，更時常聽見飢寒交迫的悲鳴。

一陣夜風吹來，塵砂飛起，路燈慘淡得鬼火一般，誰不倒抽口涼氣，眼看那掙扎着的生靈，就要走進閻魔的口裏。

但是燈光明亮的商店裏，却擠滿了買物狂，減價的招牌在風裏擺兩擺，路人便像釘兒碰見吸鐵石，沒頭沒腦的鑽進去，減價的招牌在風裏擺兩擺，於是買物狂們，就像釘兒被吸鐵石甩開一般，一個個夾着紙包滾出來。

夜遊，幾乎成了鐵律，每夜都要機械的走走，然而走也不過走走街，夜深了，便一個人拖支零仃的影子走回來，掠過十字街心的指揮燈，口裏呼出一口氣，白色，不會便無影無形，我也走進黑街裏。

十二月八日 夜
中流載（遇圭）

尚武

黑夜；到夫子廟前，從暗黑的人羣裏擠過去；待到走近亭子，而要向後轉的時候，忽然有兩輛洋車，風馳閃電般的跑來；道上的人，便像筐里蘋果翻在地上似的，左右滾開；車到亭子底下，仍是那樣快，眼看向醬牛肉担子上衝去，賣肉的正在藉着前面鮮果鋪子的燈光數錢，猛的抬頭，立刻吃了一驚，賣牛肉的身後站着的兩個女人也吃了一驚，這時車上忽的伸出隻手來，向下一擺；洋車緊靠着牛肉担子停下，後面的一輛也停下，於是賣牛肉的，用手揉揉紅鼻尖，又安靜的低下頭去數錢。

一 沙 聚 一

從車上下來的都是四尺來高，圓臉，小眼睛，穿的綠衣服用皮帶一縛，像兩團

棉花包，領上一對小紅牌，上面就有一個小黃點；下車後，兩個不聲不響的向亭子後方走去，於是道上的人，像分開的草一般，又都復了原；局面也就穩定下來。

等到賣牛肉的數完錢，忽然亭子後大吼了一聲——

「唔呀，老爺；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饒了我罷！」

於是亭子右邊的人，又像筐裏的蘋果，翻在地上似的，四下滾開；正中就有兩個綠球在滾，兩球的中間便夾着一個黑色長袍。

「啊呀，老爺，再也不敢啦！」

兩個綠球漸漸的滾向亭子前面來，四周的人便也像撒出的魚網底鉛墜般，也漸漸地向亭子前邊來，待到兩個綠球向外一滾，四周的人便也向外一閃；接着兩個球滾上去，四周的人又縮回來，不一會遠處的人也都攏來了，大家看得起勁。

「唔……媽呀……」

忽然穿黑長袍的，當兩個球同時向外一滾時，便這樣喊着兩手抱着頭從人羣裏

竄出去。

「唔……媽呀……」黑長袍向街的那頭跑去，立刻失了所在。

四周的人底視線，也向街的那頭追上去，接着探照燈似的掃射一番，便也都回轉頭來。

這會兩個球都變成了四尺來高，圍臉，小眼睛，臉上就漲通紅，氣呼呼，口裏一股一股的冒白氣，恨恨的向四下巡視一週，四周的人便一驚，都互視一通——再看時兩個綠棉袍氣昂昂的分開衆人，搖搖擺擺的鑽進夫子廟前的人羣裏去了；於是四周的人也漸漸散開。

兩個老的口裏不住的——「嘖！嘖！」

賣牛肉的紅鼻尖，這時又低頭數上錢。

十二月九日 夜
明燈載（蔣緯）

洩氣

清早，晨氣還沒散開的時候，在睡夢裏便聽得街上。

「哼又咳，唉又咳——咳又！」

一種從心底曳出的聲音；現在已經聽慣了；但是初聽見的時候，委實覺得討厭，那聲音就像悲鳴，顯示出一種不能忍苦耐勞的樣子，受苦而嫉的氣派，使人聽得心弦振動。

也怪，此地人，也許江以南都是這樣，那管手裏提桶水，不！便是手上擎塊石塊或是腕臂上掛支竹籃，也要「噯咳·噯咳，哼又咳，唉又咳！」

真有點令人莫明其妙，就不像山東哥們，不怕推動千觔重的東西，眼看汗流夾

背，也只是閉緊了口，瞪着眼睛幹去，使人覺得那神聖不可侵犯的毅力，那忍苦耐勞的精神，值得佩服。

張着嘴哼又咳，和那忍苦耐勞閉着口幹的一比不是小鼠見雄獅嗎？

你看，哼又咳，哼又咳的，張着嘴，幾乎那心就要跳出來，令人覺得真有點：

……。

他們張着口，把忍耐精神洩着一絲無存了。

十二月十日下午
明燈載（蔣緯）

麻 團

「熱的麻團——」

「熱的麻團，才出鍋的麻團！」

每當更深夜闌人靜的時候，便從街上傳來兩句清脆的聲音，這聲音由遠而近，由近而遠永是那樣清脆。

「熱的麻團——」

又一聲，我終於從床上爬起來了。

這時大地被半空的一輪明月照得一片灰白，無論灰色洋樓或黑色瓦房都很沉着，光亮的柏油路靜靜地臥在那裏，街旁點點街燈，也被顯得如無數隻螢火虫。

對面街口的水果攤還沒撤去，大概在等着夫子廟散戲的顧客吧，小販死板板地坐在攤旁，低着頭像在想什麼，他的腳旁，也有隻螢火虫似的柴油燈。

我拖隻影子站在街上，四處張望那聲音的來源，因為這喊聲使我注意好久了，但這會四面一片死寂，那裏找得出？雖然遠處的街野上不時走過幾隻人影，而由那匆匆的步子上也可斷定他不是那清脆聲音的來處。

噓——一輛洋車從身旁掠過去了。

「熱的麻團——」

「熱的麻團，才出鍋的麻團——」

一團麻一
我正張望忽的身後又叫起來，轉身時，便從果攤旁的人家裏閃出兩隻人影，一個三十多歲的農婦模樣，一個小孩穿着擁腫的藍袍，頭上帶頂小頭帽，手裏也提隻螢火似的燈，他們在門口停一會，便向這旁走來，這時果攤近旁已經停了一輛洋車，車夫在仰臉望月。

「熱的麻團，才出鍋的。」

當她走到車夫身邊時，由那尖銳的喉嚨裏又發出兩句清脆的喊聲，於是車夫丟開月亮，把臉轉過去，我也走過去，原來她賣的麻團，也不比日間路旁小販賣的兩樣，而且很涼了，但那清脆的聲音，分明又振起來。

「熱的麻團——」

一會車夫吃完便懶快快的躺在車上。小販仍在那裏低着頭，我好像破了一樁祕密似的走回來。

後來，我回到床上將睡的時候，仍然聽着那清脆的聲音，在夜底空氣裏振動。

「……………麻團……………」

十二月十六日夜
文藝載（紫復）

夜 飲

是一個防空演習的晚上，得得地響了一陣皮鞋聲後，小小的辦公室裏便聚了幾個同仁。

天漸漸黑下去，沒有燈支的地方伸手不見五指了，街上商店一家家地關上了門，不過路上還有的是行人噪嚷聲，喳！的汽車聲。

「喂！×先生，今晚回不去了吧，戒得這樣早！」

「可不。」

「飯呢？」

「在這吃吧！我把點錢買酒來」

「也好，××！來買酒！」

街上已經靜悄悄，除掉警士的喊聲外。

月亮掛在半空，微笑着疑視這灰色大地，這時一個用紅布遮妥的大辦公室的一盞電燈下，團團圍着一桌人；暖鍋吃吃地響，筷子碰菜盤砰砰吧吧。

「喝吧！」

「好，喝！不醉不休。」

「×先生！你也來點」

「不！不會。」

「來點！」

「好！不喝酒不該排場，來，我也喝！」

這時街上仍靜悄悄，屋裏也變成靜悄悄，一個白玻璃瓶裏的酒，就流到了幾支白磁碗裏。

「來，乾杯！」

「噹……」

白破碗裏的酒就流入了幾個喉嚨裏。

「吃菜，吃菜，好酒。」

更已深，警士的喊聲已經隨着夜風消滅了，而喝酒的人們也就收拾了杯盤，狼藉地，死寂地，有的白臉，有的紅臉，都把興奮的腰肢靠了椅背上。

十二月十八日夜

文藝載（土兵）

下午

午飯後，轉灣抹角的走了一些路，終於又鑽到昨天午後來過的那家舊書店，我將到書架下站定，還沒起始找書的時候，便圍上來兩個店夥，我知道他們曉得了，昨天便是看了一會，沒買一冊書。

「喂！買書嗎？」

左邊的，看完我那雙無光的皮鞋後，便這樣問我一句。

「……………」

我照習慣是閒情逸致的看起來，這時在一批批的書裏，忽然看到了一本魯迅的「彷徨」，揀出來，書皮已經謝世了，而且不是原版，紙也不太好，但是看定價，

却爲六元，啊！這不是敲竹槓嗎？新書才四元。我只好放到原位裏，忽的右邊的店夥，沒頭沒腦的搶過去，看，原來他自己放上去，也許怕我給放錯了位置，但那風皮灰色的兩頰，已經鼓起，像半個皮球。

我又看，就比在細砂裏找金般，又瞥見一冊郭沫若的「女神」，哦！好東西，於是我又伸手拿過來。

「買麼？」

這是右邊的，他用鄙夷的口調說，我這時真有點侷促了，但我還是拿出來，一頁一頁的翻開，而心早已和文字分家了，怎麼能看下去？「可恨的書賈」，我瘋狂般，像患了精神病似的走出來，手裏的書，忘了是怎樣放回去的。

外邊是一汪秋水似的青天，軟綿綿的微風，我長長呼了一口氣，「這可怕的下午！」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
中流載（遇圭）

小白相

小白相，也不知道他姓什麼叫什麼，只曉得那是個十四五歲的孩子，灰長袍，一頭亂蓬蓬的髮，臉上掛着一條條的油汗跡就像個天生的臉譜。

記得我第一次踏過××路的時候，是個初冬的子夜，和友人一面望着，街旁的店鋪，一面看着天上的銀河，沒有月光，也沒有街燈；當我正在疾步走過座黑黝黝的橋時，忽然從街心跑過來個黑影，然而沒到我的前面，却劃個灣幌到後面去，我瞥見後，以爲同是路人，便又沒事似的，望起暗藍色天空上的銀河。

「先生，西把意姑娘要不？吾亦枯西！」

我吃了一驚，回頭看，正是從街心上拋過的影子跟了來，一個面孔很調皮的孩

子，我有些生氣了，也許我一身黑衣靠和制帽像外國人？爲什麼和我說起外國話，我沒理他，仍是向前走。

「先生，西把意姑娘，吾亦枯西——」

「——你的，迷魯迷魯，錢的不要」

我仍是沒理，頭也未回。

「阿那他，迷魯迷魯，卡內意朗」

「——歐意！吾亦枯西約——」

「——透混，西把意某斯每」

「——歐意，楞根楞根楞根朗，朗根朗根朗——」

這時他已經跑到前面，手舞足蹈的學起拉胡琴的姿勢來，也就幾乎攔住我的去路。

我微微震怒了，然而他的外國語，底確不壞，不知怎樣學的，於是在他又說完

一遍之後，我便搭訕着和他談起來，後來他知道在我身上找不出生意，便自懶快快的去了，不久着他又從街心上拋過去，在對面的道上，發出了同樣的外國語聲。

旬日後，我移住到××路，終于我們時常相見了，我們已經成了朋友，問到他爲什麼這樣，他却很津津有味，說了一番，一筆生意作成後，都會有他一點潤路資的，同時更告訴我那家的好，那家的無味，那家有幾多人，啊！原來他是個小小的白相人，然而第二夜，我們沒有相見，第三夜依然，其後永沒見到他。

啊！自那次談話後，的確我們已經許久不見了，在我的記憶裏，已經消失了他的影子，昨夜走過××路時，忽然又看見兩個影子在街心上拋去，但是仔細看去，也不是我們的小白相人。

啊！小白相到底那裏去了呢？

馬車

車夫把頭縮在半舊的大衣領裏，呆坐在駛使台上，就像個圓錐。

『大行宮，五毛！大行宮，五毛！』

待到一陣冷風颳過，他便把頭冒出來，狂喊一陣，於是車上便坐滿了五個人，我也坐上去，這時平面的馬車，登時立體化，一會車夫「嘔」的叫一聲後，馬把頭一揚，便得得的甩開四蹄，車輪像輪軸上滴了瓦士林油的齒車般，加速度的轉起來，每個坐客的口裏，就都冒出一股白氣，正弦曲線似的向車後逸去。

啊！我覺得坐馬車比坐 *bus* 好，雖然冷些，可以閒情逸致的觀看路旁景；一家家商店的門首，就像張着的阿口，一個黑窟窿，路上人就像一截截死木椿呆呆的

一 車 馬 一

往車後退，看厭之後更又把眼閉上，玩味那軋軋的輪響和得得馬蹄聲，真是有趣的旅途呢。

走了一段，約摸到兩旁都是黃樓的地方，隨着柏油路上坑跡的增加，車也慢下來大家正待發言，車夫忽然把頭一冒，又一「嗷」的叫了一聲，接着「吧」的馬鞭就在空中畫個拋物線，於是馬又把頭一提，得得跑開來，而車輪就像輪軸上滴了瓦士林油的齒車般，加速度的轉。

啊！我覺得坐馬車比坐巴士好。

一月十日 夜

雨花載（紫復）

破戒

「……蘇三離了洪洞縣……」

「好——」！一陣掌聲，也有用嘴喊的，然而歌女的唱調並不妙，只是面孔漂亮些罷了，但是南京大蘿蔔聽戲就這樣，友人笑一笑，接着遞過一支烟來，我點上火便吧吧的吸了兩口，用嘴慢慢噴出去。

「啊！不是破戒了嗎？」我驀然的想起來，但是聽戲，惟有幽閒自得的吞雲吐霧那胡琴的弦聲，才覺得動聽，乾坐是無味的。

一會，唱完的歌女招搖過市的走出去了，一陣譁然後，我又從新點好一支烟。「啊！真個破戒了」！後來想起「逢場作戲」時，心上似乎比較泰然一些，原

一 破 戒 一

來這已不是第一次了。

記得有一次聚餐的晚上，人還未齊，大家談天，某君拿來一盒烟，我自動的拿了一支吸起來，當時也是用逢場作戲解釋過來的，現在真個又是逢場了。

一月十一日夜

明燈載（蔣緯）

水仙

年終於來了，這由街上賣的一搭搭的紅對聯可以知道。

然而夫子廟的年景又該怎樣了呢？於是午後我便披上大衣與綴勃勃的向秦淮河去，雖然石子路泥濘，但它並不能掩滅每個人的快活心情，道上往往來來有的是人？秦淮河畔畢竟和平常不同了，賣抖噏的接二連三的排着，每個架上都掛得滿滿的，大大小小；有些孩子們在抖，不時會從那竹孔裏發出陣噏噏的響聲。

還有花擺擺着黃色的臘梅，和綠葉托着的水仙，玩具挑子，放些刀槍劍戟。

總之，秦淮河畔已罩上了年的喜氣，我慢慢的走了一圈，但是買點什麼呢，來做年的點綴？

「花賤！」賣花的說。

也好，於是我買了一支嬌豔的水仙花，三支綠葉托着，走回來便把她放在台上，我那灰土蒙蒙，書紙雜積的桌上，立刻添上了一層欣欣向榮的氣氛。

啊！年在這裏了。

二月四日 午

雨花載（紫復）

關於「聚沙」

陰歷十月底冷風不停地吹着。

塘裏雪白的蘆花不任地搖曳。

當我拿着厚厚地一冊底稿，送到印刷所去的時候，心裏是多麼高興！真的，手裏沒有一文積蓄的我，這次也竟扎掙出了這麼一冊集子——我又不自主地長長吐了一口氣，嘴角上露出微笑了。

由於這集子的產生，使我感到流光的飛快，因為這集子是我到了首都，這一年裏所寫的東西，現在在首都整整渡過一年了。

我的寫文章，還是從學工的時候開始的，當時因為白日裏計算力學之類，腦子

過於疲乏了，晚上便看些文學作品來消遣，久而久之知道了文學的作用又發生了興趣；于是便寫作；但開始便是寫幾千字的小說，從未把隨筆（散文）之類看在眼裏，又加當時以為小說可以指責社會和制度，必須受過高等教育或是有深刻的多方面的學術修養才能寫作，把小說既評價得這麼高，自然又不肯去寫一些屑碎的小東西了。

其後雖偶爾寫些雜感和詩也只把它記在日記上，從不拿去發表，至於開始寫短的文章，以至集成了這麼一冊小集子，真還是和報紙發生關係以後的事，那正是去年今日，做了窮記者了，也開始寫小東西了。

不過我對寫短文的觀念，到現在還沒有打破，至今仍看不起「大實話」「俏皮話」和「世故」之類的東西，雖然我這小東西不能成其為「現社會制度的革命宣言」了，但至少是日常生活所見的直觀的素朴的描寫，裏面雖不能找到「全能者的發現」，但大自然和現社會我是用我的能力把它介紹了出來；我寫這些文章除少數不

得已外，從不把「我」的字樣放在裏面，全是注意客觀的筆法，使它本身成爲一個完美的東西，能成一個藝術品，能像一首抒情詩。

因爲我努力要把這小東西寫像一首詩，我便努力推敲它的結構和段落的構成，以及連續詞等的分配，如「因此」「因之」「所以」「于是」之類是同一作用；我在上一句用了一種，下句有必要時再換一種，上一段的開首用了「所以」，下一段的開始便避免這一類字眼，實在不得已時，也決不再用「所以」，必換以「因之」；其他如「然而」「但是」「于是」「不過」之也是一樣；至於「了」和「呢」「啊」「哩」「嗎」之類則一向是配給的，上一句的結尾是「了」「呢」之類，下一句除了疊句外，決不再用，並且每一段的結尾也不使它重複出現尤其「了」字，用來調韻，必隔相當的距離才嵌上一個；這樣的寫作或者是太科學化了，神經過敏了，然而因此，我以爲我的這些小東西裏就不能找出一個無用的虛字，也休想嵌進去一個字，並不敢說是成了「散文詩」但也總是比較接近了的。

「聚沙」是收集了到南京後這一年來所寫的，裏邊有大自然的禮讚也有社會現象的敘記，除了四篇例外，大多是南京的風情因此到可把它當做南京遊記來看。

寫文章比較秋天最適當，其他三個季節夏天是牽強的，春天是懶拖拖的，冬天是偶然地，惟有秋天的文章，全是興之所至，是心曲的流露，是情感的發洩，自己讀起秋天的文章來，總覺得意味纏綿，心滿意足，如「落葉」「桂花」「老菱」「懷鄉」是我比較愛讀的。

編排方法，我很想把比較滿意的和不滿意的來參雜起來免得讀者生厭，但我畢竟把它編年式的排起來了，按着春夏秋冬的次序，而且春天的第一篇更是寫在春季的尖端上，恐怕很少再有文章比我這篇再早了，在這一年裏；那篇便是「曉行」，這是年初一的人們多在酣睡時的清晨，並且今年是「立早春」，我便決定它是春天最早的文章，把它放在這一年的文章底第一篇：不過我到南京的第一篇却是「夜之秦淮」，最初我也有意從這篇排起，做為我這一年流浪生活的痕跡，不過去年過了

半秋天，今年又過了一半秋天，那麼結尾和開端都是秋天的文章，觀念上先失統一感，於是，「我終於把「曉行」放在第一篇，決意按着春夏秋冬的順序來排了。

我最初寫文章刊在中報副刊「中流」上，繼之因某種原因不得不使我離開中流，於是發展到民國日報副刊「橡皮」上接着又刊到京報的「雨花」，寫得多了，又投到南京晚報的「夜鶯」和初期的文藝，以及時代晚報的「明燈」，南京的報紙是全數照顯了。

在中流和雨花上的筆名是「遇圭」和「紫復」，在橡皮和文藝上的筆名是「艾芄」和「土兵」，明燈僅寫了二三次暫用「蔣緹」；「聚沙」裏全是這些副刊上揀下來的東西，僅有一篇「小白相」，是新動向刊出的比較短的，把它編入了。

本來小東西是不如小說那樣能引起興趣，不能敘述比較圓滿的一個故事，不能蘊藏多少指責，諷刺和指導，但也自有它短小東西（世故文章不在內）的價值，正如藝術品般底不可毀滅的價值，其實，本也可說是一種「藝術品」。

我爲了這冊集子，奔波了許多天，現在算是微有着落了，也算被我踏出一條門路，售價方面我原想盡力落低，但印刷和紙張的昂貴，以及代售者的利潤，只好照原定十元漲上五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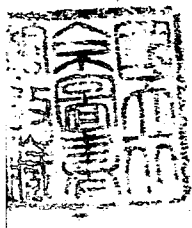
啊！「聚沙」終於能出版了。

啊！「聚沙」終於能出版了。

出版了「聚沙」便是我又在人生的旅途上渡過了一年，額上多添了幾重皺紋，領下多長了幾根鬚髭，但我也悵悵，人們奮鬥到幾時才終止呢？

啊！這長長的一年，這短短的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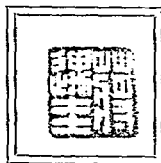
十一月十七日秋雨日記於中報



聚沙

作者 蔣遇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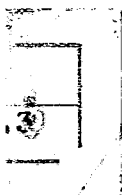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印刷者 新中印刷公司

三十二年十二月卅日初版



2.70
\$15.00